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上

宋 袁樞 撰

丁傅用事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

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襪係解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驃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

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户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

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奏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旨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　秋八月中山孝王興薨　冬十月上以太子既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　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恭王後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與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

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

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
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
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
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
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
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
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
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内侯領尚書

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
亡秦以為比諭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
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
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曰春
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
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傅父為崇
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

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趙欽為新城侯　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衆庶歸望於喜初上官之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賜喜黄金百斤上右將軍印授以光禄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令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

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人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

不知内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絶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閒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恐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

本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汝潁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家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閒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

比而尚見輕何况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冬十月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預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曽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

者郡國多地動水流出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顔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

是其不長久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九月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

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
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
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
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
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
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
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議也
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

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卒難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杜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無

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耻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䟽曰竊見免大司空策書意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黄耈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

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内侯

二年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内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夏四月傅太

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附下罔上與故
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
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乙
亥策免光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
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
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
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

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埶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關内侯師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説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

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
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
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宫哉太皇太后春秋
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
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
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　六月庚申
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秋七月傅太

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並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

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名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名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以光禄勲丁望為左將軍

四年春正月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禄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黄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縁今無故欲復封商壊亂制度逆天人之心

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

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耶

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　夏六月尊帝太

太后為皇太太后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

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

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

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

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儀雖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内廹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隂之効也占象甚

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
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茍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
間也今諸外家兄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
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併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
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
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
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輙
聽所欲輙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

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 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宫大司馬王莽白太皇太后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意背恩亡本

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襃揚傅喜曰高武侯喜資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襃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與

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董賢嬖倖

漢哀帝建平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嘗與上卧起嘗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

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内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　三月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内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

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並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内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不得已且為之止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

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　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馬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葢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别

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嬖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

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矣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隂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横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

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奈何

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輙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

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

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說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

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况於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禄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説喜天人同心人心説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隂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督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壊暴室賢父

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師丹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

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隷　上託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户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禄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

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
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
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
死臣嘗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
相御史益賢户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
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
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
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

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

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户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輙以自劾今又稱譽云為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為嘉罪名雖應法大臣

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

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闔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外内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比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

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督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於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

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賔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

子寛信求咸女爲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

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黙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久之太皇太后為閎復白還閎還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

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褎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褎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夏五月甲子正三公分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　六月

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内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黄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巳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衆

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
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
獄中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
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别
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
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請
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他罪擊殺
詡

王莽纂漢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驁為皇太子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寛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

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為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揺之議審

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悟太子由是遂定　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禄大夫關内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夏四月丁巳黄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

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

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為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上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

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婚其郡有災害丞

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大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

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

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專左右嘗薦光禄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悦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

鳳專政太重戒之曰顧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他王不以往事為纎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

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
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鳯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
對涕泣而决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鳯所舉非鳯專權
不親附鳯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鳯專權蔽主之過
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
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
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
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今聞大將

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茍欲使天子孤立於上專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專君之象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自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内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

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茍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
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
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
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
選中賢以代之自鳯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
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
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
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琅琅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

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鳯章每召見上輙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鳯鳯聞甚甚憂懼杜欽令鳯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鳯弗忍廢乃優詔報鳯彊起之於是鳯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

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王者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

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寃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説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寛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

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

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宫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

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

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

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自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

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書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

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

為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稱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宫後又穿長安城引内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内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

司隷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户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

復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名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無猜疑故内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

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鄰

永始元年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

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黄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户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　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

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冬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

以湯有功免為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㑹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㑹湯以求薦舉茍得無恥皆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並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

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

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朝野尸並卒伍故故數上求見輙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闗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輙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有可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覩矣夫

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能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

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

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
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
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
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
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禄大夫給事中丞相方
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内

朝臣並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勲曲陽侯根

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

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輙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黄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

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因而葺之以旌

直臣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十一月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累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孊爲龍雒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孊私通

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嬺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嬺每入長定宮輙與嬺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

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他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

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皐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

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哀帝即位　五月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六月上置酒未央宮内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内者令曰定

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徽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莽復乞骸骨　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黄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黄門為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莽邑户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哀帝建帝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王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更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以莽與

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事見丁傅用事

元壽元年　初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

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禄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禄可大司馬而禄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傳致

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輙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關内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丁玄陷人又大辟大辟河内太守趙昌譖害鄭崇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

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内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吕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王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

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

就其園是日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

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
供養行内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
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黒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
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
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
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
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

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　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戶萬戶左將軍光祿勲豐為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

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户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襃賞宗室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

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内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内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産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絶者復其屬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禄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郡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

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輙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後賜帝舅衛

賓寶弟玄爵關内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名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急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時朝見又名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

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
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二年春黄支國獻犀牛黄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
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巂郡上黄
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宫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
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
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
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

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勲甄邯為右將軍　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

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供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肉愛身為國

六月光禄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夫琅琊邴漢以王

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　梅福知王莽必簒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秋九月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

藩臣竊樂太平聖制更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

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莽欲以女配

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

掖庭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

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

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

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

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

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

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
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
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
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
毋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
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
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
家及九族貧者夏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

咸稱安漢公功德以為宜恢公國如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寛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絶衛事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襃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户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户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寛議其故章以為莽不

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寛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懐子繫獄須産子已殺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

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吕寛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旨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

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内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内屬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

四年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宫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綬皇后璽紱入未央宫大赦天下

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

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黄郵聚新野田釆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一人安爲襃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紱及號位户邑事下大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

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乘車廵狩四郊有見孤

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金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黄支唯西方未

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帛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

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分天下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百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輙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决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緑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

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戸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　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絶南山徑漢中　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勅諸

公勿敢言丙午帝崩於未央宫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斂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班固賛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絶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

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制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

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
世同符今前煇光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
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
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
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
服天子韍冕背斧扆於户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
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
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

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上